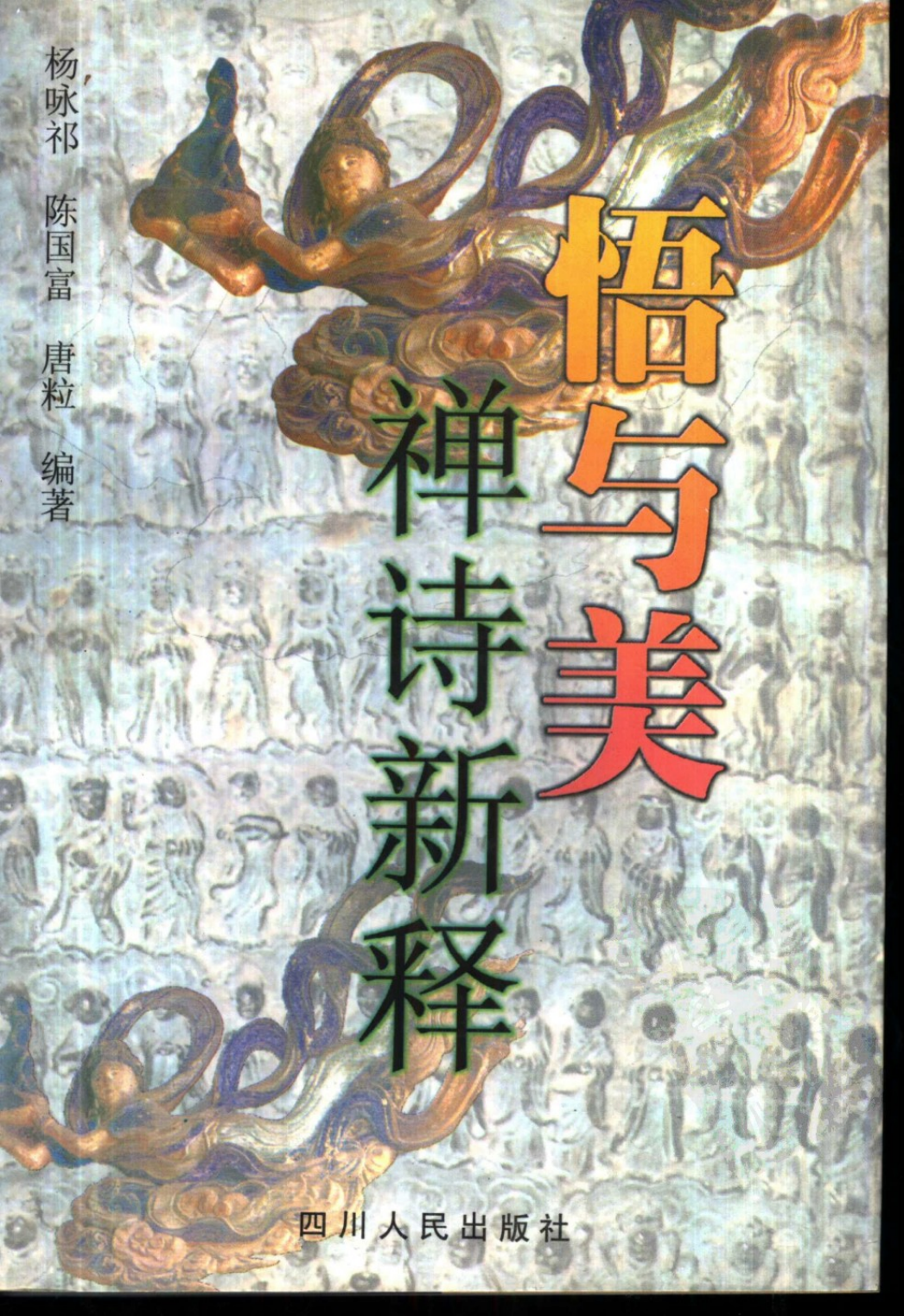


杨咏祁

陈国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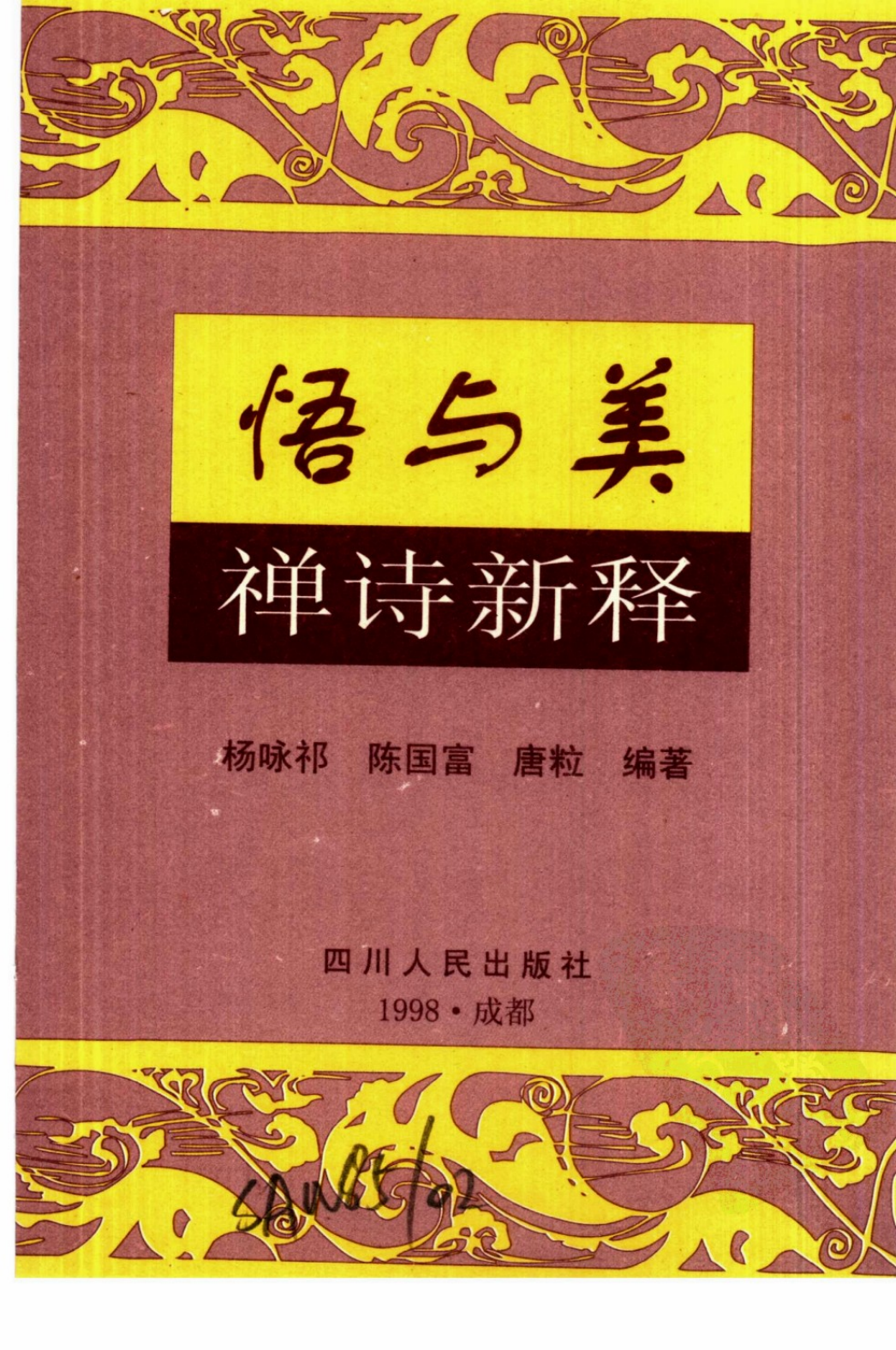
唐粒

编著



悟与美 禅诗新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悟与美

禅诗新释

杨咏祁 陈国富 唐粒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成都

4A085/02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汪伊举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悟与美——禅诗新释

杨咏祁 陈国富 唐粒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7.625 插图 7 字数 357 千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511-X/I·510 印数：1-4100

定价：26.50 元

新
年
好
景
PDG

前 言

1. 禅诗是我国传统文化 中的瑰宝之一

禅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中国禅宗思想与古代诗歌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既反映了禅的内容，又具有古代诗歌的特征。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现在逐渐被人们重视。我们应该看到它既是了解、研究禅的捷径，同时又是富有特色的诗歌珍品。因此，对它的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层次来进行，而现在可以说仅仅是开始。禅诗在魏晋时代已经萌芽生长，但是大量地出现，还是在我国禅宗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时代，特别是唐宋时代。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即为印度传来的佛教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化思想。从它赋有特征的现象来说，本身就有诗意，加之它表现形式

是用诗偈的形式，所以禅与诗从内容到形式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诗歌来说，写出境界的为上乘作品，而诗境与禅境又有许多相通之处。清朝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写道：“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禅与诗相通，从中国古代文化来看，这是与我国文化的特征分不开的。南怀瑾说：“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自古至今，完全以人文文化为中心，虽然也有宗教思想的成分，但并非如西洋上古原始的文化一样，是完全渊源于神的宗教思想而来。”* 我国传统文化是多学科、多层次的，一个诗人往往具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一个禅者也是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在历史上既是禅者又是诗人者不乏其人，特别是唐宋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文人中，他们对禅的修养也很高。这与禅宗的兴盛关系密切。禅宗对佛教进行改革，强调参禅不在形式上，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明心见性，促进了禅宗的发展。因此，禅宗认为吃斋念佛是禅，运水搬柴也是禅，所以吟诗作画也是禅。禅与诗诸多相通之处，这就为禅诗的形成及其发展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陶渊明写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可以说是早期禅诗的代表作品。这是他《饮酒》诗的两句，写他隐居田园后，在大自然中体悟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可是还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陶渊明字元亮，一名潜，东晋时著名

* 南怀瑾《禅宗与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诗人。他在《饮酒》（其四）诗中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这首著名的诗，刻绘出作者远离世俗社会，闲居田园的生活，表现了作者旷达的胸襟和对自然的热爱，以及悠然自得的心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作者所刻绘的、上述思想情感和胸怀的名句，为后人赞颂不已。这首诗，也为后世的禅者称颂。明代憨山禅师在他的《梦游集》《三九杂说》中讲，唐人独李太白语，自造玄妙，在不知禅而能道耳，若王维多佛语，后人争夸善禅，要之岂非禅耶，特文字禅耳，非若陶季，造乎文字之外。憨山禅师赞扬陶渊明这首诗，“造乎文字之外”，所以是真禅也。他还认为，昔人论诗，皆以禅比之，殊不知诗乃真禅也。憨山禅师举出陶渊明这首诗，作为真正的禅的代表，提出“诗乃真禅也”的论断。他阐明了禅与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禅与诗的境界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虽然禅与诗不离语言文字，但不是文字禅。诗的境界，虽然借助语言文字来对事物加以刻绘；但它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还要借助读者的艺术想像去体验和领悟。禅有这样一个特点，与诗相似，即“冷暖自知”；它们的真正意义，是要靠自己去体验的。这说明禅与诗在本质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诗对人生境界的刻绘，与禅的体验

是相通的。但是，这里讲的诗是指上乘的诗篇，同时，这也显示了境界有不同层次的分野。王维的作品，是人们所公认的禅诗，只是境界的层次不同而已。憨山禅师的评语，是从高层次讲的。

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禅诗大量的产生是在禅宗以后，特别是南禅带来禅的繁荣，开启了五宗七派的局面，使禅普遍流行之后。王士禛在《带经堂诗话》中指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香祖笔记》）又说：“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欲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沅虚‘时有落花至，远随落花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蚕尾续文》）可见唐代的五言绝句，以及一大批诗人的作品，都是真正的禅诗。

这位清代著名的诗人与明代著名的禅师，他们二人说的话，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从后来禅宗的精神来看陶渊明的《饮酒》，可以说它是真正的体现了禅宗精神的作品；从禅宗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影响到唐代五言绝句，可以说篇篇都是禅诗。

2. “学诗浑似参禅”

禅诗到了宋代仍然是在发展中，唐宋时期是禅诗发展

的高峰。到了宋代，不仅禅诗处在继续发展中，而且出现了关于参禅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的讨论。北宋和南宋时期，“以禅喻诗”成为风气。其中，“学诗浑似参禅”的议论，可以说是其代表。他们将参禅与诗歌的创作加以类比，将参禅的“道理”，应用于诗歌创作的原理上，并且用诗形式发表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禅诗。从诗歌创作的原理来说，也就是从文艺理论和美学来说，他们在唐朝以来丰富的诗歌创作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其规律，为我国古代美学作出了贡献。在这个基础上，宋代著名的文艺理论、美学家和诗人严羽，写出专门的美学、文艺理论著作《沧浪诗话》，系统地阐述了“以禅喻诗”的理论。这也反映出禅诗在当时取得很大的发展和成就。

关于学诗浑似参禅的讨论，从北宋直到明朝都有人参加议论。北宋末年吴可写下《学诗诗》三首，阐述学诗浑似学参禅，接着龚相、赵蕃以及明代都穆等人都有和作，亦以《学诗诗》为题，学诗浑似学参禅为首句，发挥其意。

吴可《学诗诗》三首，第一首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到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第二首是：“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第三首为：“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

吴可的《学诗诗》，郭绍虞说：主要是继承苏轼的传

统，同时也参酌了黄庭坚的论旨，并有所发展*。他说，北宋著名诗人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突出地表现了有诗禅趣、用禅语入诗的特色，而且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上，也开始以参禅喻诗。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诗：“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黄庭坚《奉答谢公定与荣子邕论秋元规孙少述诗长韵》：“无人知句法，秋水自澄江。”都是显著之例。不过苏偏重禅语，黄偏重律法，路径稍有不同。

“学诗浑似学参禅”，学诗是指学习创作诗歌；参禅是讲禅的学习和修持，重点在修持。禅的修持，参禅打坐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但禅宗反对枯坐。讲禅定，禅宗讲的其他讲的不是一回事。禅宗慧能讲：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又说：外禅内定，是为禅定。参禅的方式很多，《证道歌》讲，寻师访道为参禅。后来，禅师们强调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贯彻修持的精神，日常的饮食起居和挑柴担水，其中都有禅在里面。学诗浑似学参禅，是讲诗歌创作的原则与禅的修持的精神是相通的。吴可这三首诗，第一首强调诗歌的创作与参禅都要经过艰苦的劳动，但是最重要的是体悟，“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第二首，反对因袭前人的形式，要有自己的创造。诗与禅，都是贵在创造性的。第三首，可以说是借用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作为例证，说明诗歌创作取得成功，都是根据这些原理产生的。

*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册，中华书局第103页。

韩驹在《赠赵伯鱼》中有一首论诗诗，以参禅求悟来论诗。他写道：“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诗中认为参禅与诗歌创作二者共同的特点，是要使主体开悟。参禅在开始时，遍访诸方，或者专门参某一个问题或参某一则公案，目的是为了求得开悟。参禅是为求自身的开悟，诗歌创作也要主体去直接感受和体悟，才能有好的作品。所以，“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正法眼，即正法眼藏，也就是清净法眼。“拈花示众”的故事讲，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以花示众，众不解，而迦叶破颜含笑。世尊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叶。诗中讲，一旦开悟了，也就是获得清静心，即获得了崇高的境界；那么信手拈来便是好文章。

吴可的《学诗诗》，龚相、赵蕃、都穆等人都有和作。龚相《学诗诗》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界，不须炼石补青天。”“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赵蕃的《学诗诗》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然。”“学诗浑似学参禅，要保心传和耳传。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学诗浑似学参禅，束缚宁论句与联。四海九州何历历，千秋万岁孰传传。”这些和诗，仍然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诗与禅的关系。一直到了明代，如都穆仍然写和诗。他在《学诗诗》中写道：“学诗

浑似学参禅，不悟真乘枉百年。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学诗浑似学参禅，笔下随人世岂传。好句眼前吟不尽，痴人犹自管窥天。”“学诗浑似学参禅，语要惊人不在联。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这些诗句，因限于篇幅不能阐述。但是，这里有一点值得提出，那就是在这些论述文艺创作的思想中，强调要悟真谛，“不悟真乘枉百年。”对语言文字的工夫，“须知妙语出天然”。诗歌的创作，不能仅仅在形式上用功，要“写真情并实境”。这些思想，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美学中宝贵的东西，至今仍然有它的意义。这些思想是诗人将禅应用于诗的理论中。在这里还值得提一提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著名论断，他在《赠嵩山隗传侍者学诗》中提出：“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关于禅与诗的关系，禅师们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如宋代道璨禅师在《柳塘外集赠明诗者》中写道：“好诗无音律，至文难言说。学之无他述，先要心路绝。几坐送清画，万事付一挫。如是三十年，大巧自发越。万象赴陶冶，百怪气提挈。兴来忽远笔，妙处无前哲。古来翰墨士，外此别无诀。明也江南来，俊气方烈烈。乘潮双海门，入越探禹穴。须从言外参，莫向纸上窃。此方吾必秘，为子报漏泄。慎切语俗子，只可自怡悦。”这是一位禅师，论诗与禅的关系，阐述它们许多相通的地方。这位宋代的禅师，工于诗，对文学艺术的理论修养很深。他这首诗，强调参禅和诗歌的创作都是一样，如参禅得到开悟那样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开悟以后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他

认为创作诗歌应有虚静的态度。“学之无他术，先要心路绝。”开悟后，才能自出机抒，“大巧自发越”。开悟后，融汇万象，提挈百怪，有所感兴而创作，便会产生出超越前人的作品。因此，须从言外参，莫向纸上窃。他阐述这些创作上的重要原理，也是参禅的主要精神，所以作诗与参禅是相通的。禅诗发展到宋代以后，不仅诗人而且也包括禅者，都在探讨它们的关系，可见禅诗发展已达到了极盛的时期。

3. 禅诗具有禅境与诗美的统一

真正的禅诗，是禅境与诗美的统一。禅诗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诗，它是寓理的诗。但它又与一般哲理诗有别，它是具有诗美的。禅诗所反映的禅理，是经过作家体验和感受的禅理。它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哲理，是一种哲学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统一。禅诗有各种各样的，有开悟诗，示法诗，有颂古诗，有禅理、禅法、禅趣的诗等。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是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人们对宇宙、人生哲理的感悟，是情理的统一。禅诗构成特定的境界，既是禅悟的境界，又是审美境界。例如无名尼的《悟道诗》，刻绘了一位寻春者的形象，经过千辛万苦，从早到晚去寻春，可始终见不到春的影子。但是，正当她执意追求而不可得时，回到家园一看，园中的梅花早已怒放，信手拈来一枝梅花，那梅花沁香入脾，原来春早已在家园里了。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诗中寻春者是比喻修持者追求道。道在何方？诗中以春早已在园中梅花树上表现出来，表示了“道不远人”。换句话说，若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回答是不能离开自己去远求，也就是说关键的问题，是在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诗中所要阐释的这个道理，却没有用枯涩的理论语言来陈述，而是刻绘一个寻春者，到处寻春而不得，无意中在回到家中才发现它早已在自家园里了，春在身边。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刻绘出来，将“理”与情结合在一起。如果撇开“理”不论，它也是一首抒情写景的好诗、禅诗，它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在表层是写景描物的抒情诗，深层里则阐述了宇宙、人生的某些“理”，它是情理相结合的诗。

禅诗具有情理相统一的特征，它是情理的用主观释放型的语言来表现的。这里，对诗的本质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仅用情感来概括是不够的。一般人对诗的定义，以用情感来标志为最有特色，影响也较大，如“诗者，吟咏情性也。”说诗是情感语言的浓缩形式，对诗的本质作这样的概括，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定义，不能包括禅诗在内。如果要将禅诗包括在诗里，按照这样的定义格式，也只能说是：诗是情理语言的浓缩形式，或者说诗是对宇宙人生体验和体悟的语言的浓缩形式。究竟怎样来概括诗的本质，禅诗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

说诗是情理语言的浓缩形式，是套“诗是情感语言的浓缩形式”来的；但这个提法不一定妥当。不过，它表明

禅诗作为诗的一种，不仅含着情，也含着理的成分。禅诗含着“理”，它是情与理的结合，它刻绘自然景物来喻理，或描绘事物寓着理。对禅诗的这个特点，我们从它的层次结构里可以看出。禅诗不仅对自然景物有着描写，而且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反映禅悟的境界，也表现出审美的艺术境界。因此，我们认为禅诗的特征，是禅境与诗美的统一，即是在它的深层结构里表现出禅悟的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统一。

4. 禅是塑造崇高境界的系统工程

禅诗所反映的内容是禅，包括了禅的各方面：禅悟、禅境、禅理、禅趣、禅机、禅法等。那么什么是禅呢？要将禅加以说明，这是十分困难的事。首先碰到的问题，禅是不能用语言来“说”的，能用语言来讲或者说当你用语言来表达的，那就不是禅。但是，事实上禅宗存在大量的语录，可以说都是在那里“说”禅。这就是说，禅是不可说，而历史上存在大量的资料在那里“说”那个“不可说”。其次，禅也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不同。从术语来看禅，它是“禅那”的简称。这是从禅定来谈禅。所以也称禅定。意思是去恶，是思维修，也曾翻译为静虑。讲禅定，不仅佛教讲，外道也讲，中国的道教也讲。耕耘先生谈禅，称广义的禅为全称的禅，它包括了最古老的次第禅定，四禅八定，九次第定等。广义的禅定，有显教的天台止观禅定、印度的次第禅定，密教的金刚拙火禅定等。狭

义的禅，耕耘先生称为特称的禅，也就是宗门禅。我们这里讲的禅，主要是指禅宗的禅，特别是经过六祖慧能所阐释的禅。

禅宗的禅，不是禅定的禅，尽管现在有人谈禅，认为禅宗容易谈空，便强调要四禅八定作为基础。如南怀瑾在《如何修证佛法》一书中强调：四禅八定，是佛教修证方法的中心基础，不过佛法不在定上，定是共法。但是佛法也不离开定，历代高僧传中，功夫修证到‘定’的比丘及比丘尼非常多。”* 禅宗讲的禅超过了禅定的意义。铃木大拙讲：“禅宗只不过是通过锻炼身心来洞察心灵的本来面目，使自己成为心灵的主人。这种洞察自我心灵的本来面目，才是禅宗的根本目的，因此，禅宗远远超越了所谓‘冥想’与‘禅定’的涵义，禅宗的训练是打开心灵的眼睛，以审视其自身存在的缘由。”** 禅宗讲的禅，其目的是要洞察自我心灵的本来面目，这与禅定是不同的。一般用禅定的意思，是指一心研修为禅，一念静止为定，合起来讲就是禅定。慧能在《坛经》中对禅定重新定义，他指出：“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 禅定是外不

* 南怀瑾《如何修证佛法》上海佛学书局1992年版第14页。

** 铃木大拙《通向禅学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1页。

*** 《坛经》、《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第45页。

着相，内不乱，达到本性自净自定的境界。慧能将禅定重新解释，已不是一般坐禅达到入定的概念，而是将它视本性的自净自定的表现。

从慧能开始，将禅从禅定的概念中提到本体上来讲，而禅定的概念也已不是一般的定的概念。因此，禅宗对禅的概念，是代表宇宙人生的本体属性的概念，这与传统“道”、“佛”的观念是一致的。用哲学的概念来说，等于“存在”的概念，也是中国传统“道”的概念，及传统的心、性的概念。唐代南岳怀让禅师参见慧能时，慧能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南岳怀让答：“我从河南嵩山来。”慧能接着又问：“什么物这么来？”南岳怀让不知如何回答。八年后，南岳怀让向慧能说，我已经明白初来时，大师接引我的话。慧能问，你是怎么领会的？南岳怀让说，“说似一物即不中”。这个故事讲，慧能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不是讲他的来处，而是要他了悟本体心性，也就是了悟禅是什么？经过了八年的探索，南岳怀让得出结论是：“说似一物即不中。”禅就是不能执着任何一个东西，所以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禅就是具体的客观的“存在”，如赵州从谗说“庭前柏树子”那样。有人问，祖师西来的意旨是什么？也就是问禅是什么？赵州回答：庭前柏树子。赵州还强调说，这不是把虚境给人看。这意思说他的回答，是给人从真实方面讲的。禅是具体的存在。如果从宇宙的本体来讲禅，它是不可言明的，它是存在，它是道等。同时，我们也应了解它是东方的文化，讲本体，也包括着人本主义的思想特征，所以它又是指人生的真谛，因而可以

说，禅是自我的肯定，要求明心见性。禅是力量，特别强调自力，自己渡自己。禅是创造，不墨守成规，不迷信，不偶像崇拜。禅是超脱，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禅是对异化的扬弃，达到真如、如如的境界等等。也许可以用其他的形容来表述，但它是“说似一物即不中。”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对它作一些描绘，特别是从慧能以后，强调是明心见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禅的特点，是要达到自我本性清净，即所谓“明心见性”。铃木大拙解释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 他对禅的解释，这个提法比较简明。他将明心见性解释为对人的生命的本性的洞察，洞察了生命的本性则可以使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也就是走向自由和解脱的道路。我们觉得如果用现代名词来解释禅，它是净化人的心性，或者说是塑造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系统工程。

青原禅师说禅就是我们的“心”，他讲的心是指“真心”，就是我们的本性，或者叫自性。这是指具有既善且美的思想境界，是人的主体性，是人人具有的，但是由於人的妄想把它盖着，使它不能显现。这个“心”，就是指人达到了崇高的境界。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或者是除去了妄想邪念达到了清静的境界，这也叫“成佛”，或者称为“圣人”。具体讲禅的内容包括了下列三个方面：第一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白居易到杭州任太守时，闻鸟巢道林

* 《禅宗》(Zen Buddhism)，纽约，1956年第3期第3页。